

时光瓦砾

相依

□石泽丰

故乡的河水干涸了，河床里长出一湖凄凉的野草来。父亲在电话里如此叙说着故乡的变化，说是如今周围的村落像是被谁抽掉了一根神经，无论怎样，看上去都显得有些和不谐，还有曾经与水相依过的河岸秃兀在那里，像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头。父亲年纪大了，他说他再也不能为我做什么，就养了几头牛，终日去河边放牛。

顿时，我心猛地一惊，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我不知道河水退去之后，河岸会孤独成什么模样。

小河是从我们村前流过的，它静静地流淌了几百年。百年间，它从没有以什么惊涛骇浪的形式表现自己的凶猛与刚烈，即使是在暴风雨时节，它也只不过是流得湍急一点——这样一位母亲，曾以一种特有的温柔哺育着河岸两边的生命。我很清楚地记得儿时的每天早晨，大约八九点钟，河岸两边蹲满了洗衣的女人，远远望去，她们连

同这条悠悠的小河构成了一帧优美的风景。这里面有一位女性，就是我的母亲。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母亲洗衣的青石板是否安在？听说从我离开故乡后，河水就开始慢慢退落。至今，我似乎觉得这中间有一种宿命的味道，仿佛这条日夜流淌的小河是为了等我，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看着我是怎样离开这个村庄，等我不再经常回去的时候，它也就渐渐地离去了，只留下一丝孤独。

母亲常常一边洗衣一边眺望河的对岸——这一细微的动作，又有谁曾注意过？其实，母亲是看河的对岸有没有一个年近60岁的长者，她时而也蹲在河的对岸洗衣物，虽然河面不宽，仅两三百米，但她眼力极差，几乎看不清这边的人和物，就像我们看不清一个荒凉而又饥饿的年代一样。她就是我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在我记事的时候，外婆茅屋上的炊烟就是

那么袅袅地升起，外婆格的焦黄的麦粑还在诱惑着我。

因为那条小河，我常常感恩于母亲的命运。在那个谁都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年代，如同草芥一般卑微的母亲作为众多兄妹中最小的一个，注定像漂流瓶一般地浮沉于命运的长河之中，因为那年月，饥饿威胁着每一个生命，已有6个子女的外公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决定：任河水去决定我母亲的命运，用外公安慰外婆的话说：“让她去吧，也许她会遇上一个好人家，日子过得比我们好。”那时的母亲还不满周岁，就在沉睡中躺在外公做的竹排上，在外婆的哭泣中离开了那个岸。从此之后，河床水涨船高，多了外婆的眼泪。母亲虽被一个姓石的渔夫收养，当了童养媳，但她仍像一朵无根的花，一片无枝的叶，一股无源的水。这就是一个时代的阴影，它笼罩着一个生命，让她无法摆脱。

听说自从母亲离开以后，外婆每天捧着蒲篮坐在岸边，她搓过很长的麻线，外婆说它可以将母女的爱牵连起来。后来，母亲成了别人的童养媳，但她经常回到娘家去看，看看我的外公和外婆，外公去世之后，母亲也常回来看看那根挂在墙头上终日沉默的篙子——惨白得像一只风干的影子——不过那年的风极凄厉，一不小心母亲的眼角便流出了泪。

心与心之间到底有多远的距离？为了生活，我长年奔波在外，很少回去侍奉双亲，这算不算是一种不敬不孝呢？眼看着他们年岁日渐增高，那几头牛真是我父亲晚年的唯一依靠吗？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父亲真的长久地相依着它，我会怎样地想念着他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愧疚而痛苦得梦也梦不见他了。

随笔

由画及人

□梁圣高

我是一个喜欢享受的人。物质方面不太讲究，精神方面倒是有些愿望。比如说，我经常想，前面一两千年，一茬一茬人类的精英创造了那么多精神层面的好东西，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光是好的小说就该有多少啊。自己创造不了什么像样的东西，看一看，也不愧对这不到百年的人生嘛。

实际地说，看也看不完。这二三年，因为工作关系，我把目光投注到了以前几乎完全陌生的美术领域，才知道，地球上还有一个丰富美好的世界。可是这个领域的欣赏门槛比较高，我看也看不懂，只好到处求教，却发现，不少貌似内行的人，也没完全搞懂，教的东西似是而非，让人不能满足。

比如面对一幅画，有的人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技法层面，笔怎么样，墨怎么样，构图怎么样，等。看书法作品也是这样，这一笔是学这个碑的，那一笔是学那个帖的，字的结构里面还有一点谁的影子……看一幅作品，这些当然也是重要的，而且没有一定的专业素养还肯定看不出来这些道道。但是，光看这些就够了么？至少我不行，我还需要看看精神层面的东西。

我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然会注意到它文词的简约优美、音韵的和谐生动，也要看作者从容的举止，恬淡的心境，出世无为的哲学思想。我看“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就会相对忽略作者的表达形式，只去感受那奔涌欲出的沸腾热血、悲愤难抑的壮烈情怀。

看画应该也是这样。试想一下，国内国外、国画西画都有不少画裸女的，如果把东西方百名画家画的裸女集中起来办个展，详加比较，必定可以看出很大的差别。技法的高超与否是一方面，与主题无关，且不说它。只说这些裸女画中透露出来的不同艺术家对“色”的态度，也必定大不相同：有的画出了圣洁，有的画出了情色，有的只见色情，有的甚至画出了猥琐与变态……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其他大量的画作，其画面也会既体现美丑，也体现创造者灵魂的肮脏与干净、卑下与高贵。这，也应该是我们欣赏艺术作品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近日，看到著名画家林逸鹏教授写的一篇谈艺术家的真诚的短文，颇受启发。他说：“每一幅画都是艺术家当时的心电图，它会非常准确而敏感地把创作者的内心变化记录下来，其文化素养、绘画技能和艺术天赋也都暴露无遗，比任何文字的解说更为直白清晰，让人一目了然……更为神奇的是，绘画语言的直白性让艺术家很难伪装，真就是真，假就是假。真的像母爱一样让人感动，假的就像地沟油一样让人恶心。”

林先生是美院教授、职业画家，学画、研究画、教画、绘画几十年，所以练就了一双可以透视画面的“火眼金睛”，非我等业余爱好者所能企及。但他所谈的感受，相信是真实无虚的。

(据南京日报)

朝花夕拾

悠闲的收获与忙碌的无为

□李卫国

从我进入大学学习到留在大学工作，如今已经过去了32个年头，这32年来大学最大的变化是，校园越来越大，学生越来越多，专业越来越细，师生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在拼，大家都在忙，大家都在争。而我最切身的感受是，压力越来越大，事情越来越多，目标越来越功利，前途越来越迷茫，甚至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而忙，不知道为什么事情而焦虑。

学生忙着选课、上课，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学生们不舍昼夜忙着考研，考四六级英语，有背不完的单词、看不完的专业书……老师们则忙着写论文、评职称、报项目、找评委……看看周围，我们都在忙，但不知道从繁忙中得到了什么。冷静下来扪心自问，我不觉出了一身冷汗：我们忙忙碌碌，我们碌碌无为，我们自我加压，我们没事找事，我们的忙似乎都是形式，而失去生活的内涵。

我突然怀念起80年代度过的大学时光，那个年代的人很单纯、执着、阳光，总之很快乐。那时的我一点都不忙，可以说很悠闲，很享受，很踏实，却很有收获。我们那个年代，在中文系学习的大四

年中，只开设了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艺理论、美学和英语，但没有四六级英语考试。我们迎接着朝阳跑步，捧着书本朗读，到处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周郎赤壁”的读书声。

我们那时虽然没有“毛概”“邓论”，但绝不影响我们有远大的理想和报国的情怀，我们虽然没有计算机，但绝不耽误我们用钢笔在纸上写下感人的诗篇。不仅同学们的生活简单和悠闲，我们的先生也相当的淡定、从容、优雅。中国古代文学博大精深，没有一个先生能从头讲到尾，每个先生只讲一段，要么是《诗经》，要么是《楚辞》，要么唐诗，要么宋词，但每个人对

自己的研究领域都很精，可谓是烂熟于心，讲起课来信手拈来，洋洋洒洒，滔滔不绝，激情飞扬。先生们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扼腕叹息，时而仰天长啸，时而泪流满面，那不是在讲课，不是在有意地传播知识，而是在忘我中诉说历史与人生。

很多先生能把几本书讲一辈子的，很多人一辈子也就写几本书。他们不讲究物质享受，以《陋室铭》为自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他们胸怀国家“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潜心笃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把学问等与人格“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那时的先生不像如今的很多学者，论文达上百篇，著作几十本，什么课都敢上，什么书都敢写，就是离不开电脑，离不开网络，离不开课件。很多人的知识都是百度的，讲义都是

课件的，而名利都是自己的。如今，我们的先生都不在了，但先生的教诲永记我心，先生的知识都在我们那代学子的脑子里，先生的感染力都在感情里，先生的引领力都在人格里。

追忆过去，对比现在，我对今天的大学教育感到些许莫名的悲哀，我们都说大学是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但是，我们现在相当部分大学只见大楼却不见大师，我们都说大学是净化心灵、提升人格的圣地，但今日的大学多了一些功利和浮躁。当今社会，多元的价值观让学生有点找不着北，纷乱的互联网让膨胀的信息在孩子们的大脑中爆炸，各种压力让人忙碌不堪，孩子来大学学什么？大学为孩子教育了什么？这个基本的命题早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学科建设、博士教授等光环笼罩得无影无踪了，人们为了这个宏伟目标多、快、好、省地忙碌着。在很多年轻人眼中，也许我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其实，我只是怀念我们大学时代悠闲而充实的生活，那时我们那代人生命中最难忘的时光碎片。

视觉



雄奇黄金洞

12月22日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黄金洞钟乳石。

黄金洞位于湖北省咸丰县黄金洞乡，目前探明的总长度为18000米。洞分上、中、下三个洞口，唐崖河从黄金洞的最底层穿出，流伏长1000多米，在上、下洞口形成了宽80米，高100多米的巨大洞中峡谷。洞内有40多条岔洞，十步一景，百步一洞，洞洞相连，是一个是集山、水、洞和奇、雄、绝于一体的天然石灰岩大溶洞。

杨顺丕 摄

亲情温度

冬至给母亲做包面

□王子华

周末，接到母亲的电话，很不好意思地问我：“冬至那天，你能回家来吗？”冬至吗？我顿时明白了，母亲是叫我回去吃包面的。母亲很传统，什么母亲节、圣诞节之类的她从不介意，但中国传统的节气却很讲究，如正月十五吃元宵，三月初三吃鸡蛋，腊月初八喝碗粥这些却是必定要做的事。

冬至那天吃包面，是老家由来已久的传统。包面只是故乡的一种叫法，它其实就是馄饨，只不过冬至的包面是有讲究的，一定要包成一个元宝状，母亲曾说过，这样的包面吃了既能财又保暖。可是，我不一定有时间回去，再说一碗包面而已，哪里吃不上呢？于是，我对母亲说：“到时候再说吧，如果回不去，我就自己在外面买一碗吃。”

母亲却没有挂断电话，而是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我是想让

你回来帮我包，我手扭了一下，包不了。”放下电话，我只得赶紧安排时间，把冬至那天的时间空出来。

包包面于我，其实不是件多难的事，只是平时忙，做得少而已。当我把满满一桌子的包面整整齐齐地包好摆正时，母亲情不自禁地赞叹：“年轻人就是会做事，手快，又好看。”说完，又凑过来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回来炸肉丸子？”

我看着头上已显白发的母亲，心里不禁轻叹，母亲真的是老了，以前她都是打电话叫我回来吃炸肉丸子。但我还是应了，母亲极少让我帮她做事，既开了口，必定有不得已的难处。

包面下锅时，那腾起的热气一下子将我裹住，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母亲。心里不禁一个咯噔，这些事，或许本该我来做？正忙活着，父亲踩到

我身边，问：“知道你妈为什么要你回来包包面吗？”我笑着回：“我妈说了，她手不方便。”父亲摇头，告诉我其实母亲的手没事，只不过前几天一个邻居过世了，母亲沉默了许久，对父亲说：“年纪大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我得把该传的赶紧传上去。”

我一愣，原来是这样。当包面上桌时，我像往年母亲那样大喊了一声：“冬至的馄饨上桌喽，吃了招财进宝人暖家和。”那一刻，母亲笑开了花儿，不断地点头。

也在那一刻，我也知道自己料想得没有错。其实，包包面、炸肉丸子这些我都会，甚至比母亲做得还好，但母亲还是不放心，因为她不确定我能记得这些节日，她希望我传承的其实不是手艺，而是一种态度。

随笔

女儿求助

□汤文星

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在外地上大学的女儿突然打来电话，她呜呜呜地哭诉：“爸，有人欺负我，我……没法活了，你……帮我……请人……揍她一顿吧！”我一听，心里立刻慌了神，追问道：“你别哭，好好跟我讲谁欺负你了？因为啥事？”

于是，女儿便语无伦次地讲述了事情的原委。跟女儿吵架的是她的一位室友，那室友十分懒惰，常好忘记冲开水，三天两头用女儿的开水，对此，女儿很生她的气。那晚，她向女儿讨要开水喝，女儿厉声回绝，对不起，不能给你喝，我得洗脚。室友冲过去硬要倒，女儿尽力阻拦，两人推推搡搡，转眼间，便爆发了肢体冲突。室友身强力壮，女儿自然吃了大亏。

想到女儿心中的苦恼，我顿感揪心般的难受。可如此遥远，能有啥好办法啊？我急中生智，安慰她：“好了，你安心睡觉吧，别为一点小事想不开啦！”

“嗯，你必须请人来揍她，要不然，你就……见不到我了！”女儿逼迫我答应她的要求。“行行行，马上，我就打电话请我的一位好友帮忙，一定给她揍个鼻脸肿。”我只好如此答复。“嗯，好，好，好！爸，您真是我的保护神啊！我给您磕头了。”听到女儿心平气和的声音，我心里好受多了。

几天后，女儿打来电话，厉声问我：“爸，你朋友怎么还没行动啊？”我支支吾吾解释：“朋友……最近……太忙啊！”我趁机劝说她：“上次，你做的也有错，不应该把开水留着自己洗脚而不给人家喝。在外地上学都不容易，难道你以后就没有难处要求人吗？今后，一定要吸取教训，团结同学，珍惜友谊。同学加室友，这是花几十年才能修来的缘分，别动不动就翻脸无情，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学聪明些，主动跟她和好吧！”“哼！爸，你怎么哄我啊？”女儿

委屈地质问。“哎哟，我的乖孩子，你是爸的宝贝，我怎么能哄你呢？”咋嘛，女儿立马挂断了电话。

上周六的傍晚，女儿又打来电话，声音温柔地说：“爸，咱们应该感谢那位跟我吵架的室友。”

我惊奇地问：“凭啥谢她啊？”

“前天晚上，我发高烧，头疼得难受死了，是她把我背到医疗室救治的。当时，其他室友都吓哭了，只有她能背动我。医生说，要是等天亮再送来，我可能会烧成肺炎。”

“这回，你不叫我请人打她了吗？”我跟她开玩笑。

“嗯，爸，我知道我做错了事！从今后后，我一定与同学和睦相处，尽量多帮助别人。”

“好，这才是爸的好孩子！”放下电话，我立刻走向妻子，准备跟她一五一十地汇报女儿的进步。

青年书房

缺乏危机感是最大的危机

——评《中国经济靠什么赢——一本书读懂中日经济博弈》

□晓 彤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出自中国，然而中国人的忧患意识落后于日本。

日本这个孤悬于太平洋的岛国，土地贫瘠多山地，资源匮乏多人口，生存环境难以称佳。日本人从来没有中国人那种“地大物博”的先天优越感，日本国民的普遍想法是：日本天生不足，后天必须多努力。

日本的传统文化一直强调精神比物质更重要。战争失败使日本人意识到“光凭精神力量是不够的”，要有物质作为强大后盾。

在上世纪80年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日本人的危机感依然没有减弱。当年，日本以很低的价格从中国进口了不少精煤，用于填海和储存，现在，精煤的价格已翻了几番。在铁矿石进口长期缺乏定价权的问题上，日本不

像中国喜欢批判三大矿山的“垄断”，日本企业在几十年前就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购得海外矿业公司的大量股权。

哪怕日本现在制造了世界20%多的机床，拥有世界60%多的工业机器人，是世界三大专利大国之一，控制着决定未来产业领域的很多关键技术，但是日本仍对自己“强国地位的松动”抱有极大的危机感。日本为什么公开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其实，日本是在刻意树立对手，刺激自身的发展。

作为日本的手，中国靠什么去赢？难道就靠出口大量廉价商品，积累的巨额外汇吗？有钱可以买下很多东西，但是，这些资产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一个国家的“极端制造”能力，才是真正的国力象征。什么

是“极端制造”？一是极端的小，比如芯片产业，日本对中国有压倒性的优势，日本出口的芯片有一半是销往中国，而中国国产的芯片，只占本土市场极小的份额。二是极端的大，比如高端燃气轮机，发电厂、轮船都要用到它，当今世界是德国西门子、日本三菱、美国通用电气拥有燃气轮机的最尖端技术，法国、意大利只属于第二军团，中国还要向意大利引进技术。

在本书中，作者没有刻意去贬低或者抬高日本，而是从一系列具体的经济指标、细分的工业领域出发，对中日两国的实力进行比较，指出彼此差距，分析现状及未来走向。这本书以日本为坐标，为大众提供一份很具体的中国国力分析报告。

这是12月18日在广西南宁市广西农科院花卉研究所苗圃里拍摄的成功繁育的四种兰花——毛兰（左上），蝴蝶兰（右上），同色兜兰（左下）以及舞女兰。

近年来，广西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兰科专家在各地收集濒危原生品种兰花种质资源，异地保存、繁育，再把种苗返回原生地种植，以挽救濒危原生品种兰花。目前，花卉研究所已收集的兰科资源有1000多份，500多个品种，并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方法保存及繁育，将这些宝贵的种质资源保存下来。据悉，我国野生兰科植物约171属1247种，其中广西就有109属401种。

周 华 摄

投稿邮箱：izrbazk4@163.com